

離開又折返

2023 年 1 月 22 日

張馥欣

筆者近月多番嘗試，令勞工牧民中心的外展街站變得更「吸睛」，目標是接觸更多隱藏在社區中，羞於求助的基層婦女勞工，特別是身兼多職的一群。可喜的是，這做法還算收效，不少婦女會站在遠處默默觀望，猶豫許久後鼓起勇氣走上來查詢服務。隨著雙方關係的建立，我發現她們的背景和人生軌跡固然不同，卻同樣散發深深的孤獨與無力。以下是她們的故事：

無法病愈的年輕媽媽

我曾遇上一位年輕單親媽媽，抱著一個幼嬰，站在遠處久久觀望，離開又折返，最後她終於走過來街站詢問服務。她曾從事客戶服務多年，過去工作穩定，生活無憂，但遭遇婚姻失敗需要獨自照顧幼兒，現與女兒蝸居 100 呎劏房。每日送孩子去托管後就匆匆上班數小時。但疫情令工作不穩定，加上女兒身體欠佳，經歷過數不清半夜將女兒送院的時刻，再通宵達旦看護，長期疲勞的她也病倒了，且久久不愈。即使有家人的支援，也是遠水不能救近火，她身體時好時壞，工作時有時無，對生活的擔憂恐懼來襲時，就只能抱著女兒哭。

自願提早上班的外判女保安

她又是一個居住劏房的單親媽媽。為了一份可以兼顧家庭的工作，每日清晨由深水埗到北角返工，人工低且工作磨人。女保安勞工意識較高，對於不合理的工作會提出意見，同時又十分體貼，長期早早報到，令通宵更的同事可以早少少回家休息。這樣一個優秀的員工在工作上卻不被肯定，反而常常因敢言被視為異類。而每月微薄的工資也令她的生活捉襟見肘。例如，法庭判決前夫每月需要支付贍養費，但每到支付時卻諸多推搪，甚至討價還價。她又氣又無計可施，只能在生活上拼命節衣縮食，包括偷偷申請食物援助，但每每想到本屬自己的勞工權益及生活費都被剝奪，總是忿忿不平且身心俱疲。

多重身份的抑鬱症婦女

她身份眾多，既是育有 SEN 兒子的家長，又是家翁家婆的照顧者，既是快餐店兼職工、又是抑鬱症病人，當然也是家庭主婦。沉默溫柔的外表下，有的是不足為外人道的精神壓力及重重枷鎖。她若不是在工作，就是在照顧長者，絲毫沒有自己的一點兒私人空間，去買菜也要帶著孩子。有一次，她想以參加勞工牧民中心活動為理由外出抖抖氣，卻被丈夫質疑是否有必要。默默承受一切的精神壓力及無助感令她長期失眠，需要服藥。

結語

這些在社會上深深被隱藏、工作朝不保夕，又是家庭照顧者的女性，無暇也無信心向人求助。當她們鼓起勇氣踏出那一步，是值得稱讚的。或許她早已心灰意冷，甚至陷入絕望的漩渦。誰知道呢？即使我們提供的協助只能減輕燃眉之急，對她們來說也如同甘露，因為這代表她們的需要被看見。未來若中心能將上述三位和更多相同困境女性組織起來，同行互撐，同笑同哭，孤獨的心擁抱在一起，相信便是上主的祝福。

教區勞工牧民中心 - 港島 供稿